

我在臺灣這半年

蘭州大學交換生 牛爽

不知從什麼時候養成了每天查看郵件的習慣，雖然知道除了圖書館的借書催還郵件之外，沒什麼有價值的訊息。昨天意外的發現有一封國際處的郵件。打開一看，這才意識到，原來這半年的臺灣交換生活就快要結束了。

回憶起來這一年為了來臺灣，幾經坎坷，幾度想要放棄，九九八十一難，最終如願以償。四月份在蘭大榆中校區的面試通過以後就開始準備各種檔，終於在六月份收到了臺灣這邊的通行證。偏偏暑假我去了澳大利亞，不能和其他同學一起辦理大陸居民入臺通行證。等我從澳大利亞回國，時間已經迫在眉睫，冒著過期的風險，還是硬著頭皮自己去辦了通行證。幸好大陸的那個通行證在截止入臺日期之前辦下來了，這中間不知要感謝多少幫助我的老師同學還有一直鼓勵我不要輕易放棄的爸媽。

因為沒有和別的交流生一起辦手續，所以註定我要一個人獨行。9月11日，仿佛還是昨日，我從鄭州機場出境，在機場和爸媽揮手告別，兩個小時後我就到了香港機場，第二天上午就到了桃園中正機場。接著先坐了巴士到臺北車站又坐自強號到志學站。下午四點多就到了學校。原本充滿恐懼的一個人的旅程也沒有多複雜，出了志學車站，真的不敢相信自己腳下踏著的土地叫做臺灣。往宿舍走的一路，我都用一種好奇新鮮的眼光審視著周圍的一切。。。

東華大學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美不勝收，四周的山，繚繞的雲，滿眼的綠，東湖的碧波，甬道上的大蝸牛，中西結合的建築風格，一切的一切，都深深地吸引了我，絲毫不覺得比臺北那樣的大城市差多少。

路金波說過：“每個人三十歲之前要去四個城市——紐約，世界中心；東京，鄰居和敵人；臺北，華夏族的另一種可能；拉薩，信仰的力量。”我很喜歡他對臺北的詮釋。來臺灣之前，總覺得僅僅一水之隔，華夏族同根同源，從沒想過兩岸的差距會這麼大。

這半年在臺灣也利用假期週末到處走了走，基本上在列車上的環島已經兩圈了。玩過了高雄，臺南，臺中，彰化，南投，嘉義，花蓮，臺東……還經歷了兩次颱風，一次大地震，無數次小地震。有人說：“最好的旅行，是融入當地人的生活。”作為一個外地人，我常常抱著一種新鮮獵奇的眼光打量著周圍的一切。

這裏的捷運安靜有序，即使人滿為患，博愛座永遠都為有需要的人空著，而旁邊則站著許多閉目養神的上班族。

這裏的 seven-eleven 隨處可見，每個店員都帶著一種與生俱來的熱情，在和他們說謝謝的時候，他們會笑著答：“不會”，那種語氣很難學得來。

這裏的景色毫不遜於我們那裏，並且很多都不要門票，而且還有很多人做義務講解員，讓我們覺得受寵若驚。

這裏的夜市小吃各有特色，真的很難想像，一種小小的食品，可以專注的做上幾十年。我的臺灣同學說，這是因為民國 38 年，國民黨接手臺灣，帶來大陸各地的人，所以在小小的臺灣島上，可以吃到各地的小吃。

這裏的人對音樂有一種天生的迷戀，幾乎每一座城市或海邊小鎮都會有音樂節。

這裏搭火車不必提前很久去排隊檢票，這裏搭火車坐過站會有好心列車員開車送你回來，這裏的人會主動熱情的給你指路，這裏的人說起來大陸，第一反應就是好大好的。

……

剛來東華的時候，覺得自己離開的時候會懷念這裏美麗的風景，現在就快要走了，最最捨不得的是這裏可愛的人兒。

我的小夥伴們說：“我是第一個完全融入臺灣同學生活的大陸交換生。”有些事情的發生，誰也無法預料，總之，我們在西元 2013 年（民國 102 年）的秋季，在東華中文系認識，後來，他們帶我去參加原住民的宜灣之夜，我們一起跳排灣舞，一起參加禪修班與佛法結緣，一起回中臺山做志工，一起熬夜給佛學社做海報，一起在湖畔餐廳門口拿著喇叭大喊口號，一起到處吃吃喝喝……她們永遠都不會嫌棄我挑食，每次都一邊把我不愛吃的挑走，一邊嘴裏抱怨著：“你這個挑食的壞小孩。”；她們永遠都不會嫌我重，每次都騎腳踏車載我穿行在偌大的東華校園；她們也不會責怪我的缺席，還會把我沒有和她們一同參與的活動與我分享……我還記得我過生日時，室友們給我的溫暖；還記得我隨口說了一句沒吃過蓮霧，第二天印如就帶了一只到教室給我；還記得晚上十一點多，馥萱跑來給我送寺裏師父做的素餐……

印如家是臺北的，她說等我們期末考完就帶我去臺北玩遍。她說你以後再來臺北記得我家就是你在臺北的門牌號。還有這週一晚上十二點多馥萱跑來找我，讓我幫忙給昴辰寫生日賀卡，我問她什麼時候過生日，她說：“明年 4 月 13 日，可是那個時候你就走了，我想給她一個驚喜。”我當時被她們簡單的友誼好感動，也為自己交到這樣的朋友感到幸福。她們會講閩南語，也會講客家話，跟她們一起，總能學到很多。。。

我在花蓮還認識了很多大陸人，參加老鄉會認識了許多八九十歲的老兵，他們有的是當年國民黨蛙人部隊九死一生的特種兵，有的是共產黨抗美援朝之後的俘虜，不管以怎樣的身份，他們都是值得尊敬的老一輩。

在這裏這半年在臺灣，收穫了許多意外的驚喜，旅行中常常能搭到便車，火車錯過了還會專門等我們，經常受到好心人的熱情招待。。。我覺得是因為我們對之前的社會期望值太低了，所以覺得像這樣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發生，可是這半年，我在這裏感受了太多太多的溫暖，臺灣同學說讓我一定要再來臺灣，我想我一定還會再來的，因為這裏已成為我的第二故鄉。